

人生如夢——原住民教師的側寫

人生夢の如し——原住民教師の横顔
Life Is A Dream: About Aboriginal Teachers

李台元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）

17世紀西班牙著名的劇作家卡爾德隆（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）的經典作品《人生如夢》（La vida es sueño），闡述人生總是充滿了命運轉折和身分認同的變換。從這個層面來觀察原住民教師的人生經歷，同樣經常在真實與虛幻之間擺盪，尤其是幾經抉擇而走上民族教育之路的教師。

政策環境讓教師人生出現轉折

過去的教育政策，並非刻意培育原住民師資，而是原住民學生在困頓的時代，選擇進入師範教育體系，努力考取教師資格，而後跌跌撞撞執教鞭，成為一位「為國家服務」的原住民教師。豈知政策不斷變遷，山胞改稱原住民、本土教育受到重視、族語教學正式進入學校、民族文化教育也躍躍欲試，原住民教師的地位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，有些教師開始正視自己的身分，學習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，迎戰



整體教育環境；有些教師選擇轉換跑道，在學校以外從事民族教育，甚至參與教育以外的原住民族事務（例如參選議員），依然關懷原教；有些教師本來從事其他行業（例如軍人），輾轉加入教育本族子弟的行列；有些教

師堅守崗位埋首教學，直到退休後，才開啟另類的原教人生（例如支援族語教學）。當然也有一些教師認為「人生終究是一場夢」而選擇放棄原教的。

原住民教師的角色掙扎

原住民教師以任教場域而言，可分為以下4種類型：

（一）學校合格教師，現職教師大約有2,000名，不含大學校院則有1,900名，其中以國小教師最多，有1,300名（根據2011年原教統計）。（二）代課教師，由於有一年一聘的限制，具原住民身分的流浪教師並不多，反而是平地教師在原鄉學校流浪較為嚴重；（三）族語支援教師，通過族語認證的人員已近1,000名，但實際擔任族語教學工作者卻不到一半；（四）部落社區教育的教師（部落學校、瀕危語言搶救計畫），這一類是學校教育之外的廣義教師，通常是熟諳語言文化的耆老，肩負部落（社區）教育的責任。

學校合格教師的生活可說最為穩定，又可區分為兩種：（一）在原鄉任教的教師；（二）在都會任教的教師。前者就算不看好民族教育，也常因為無法置身事外而不得不順應教育政策潮流；後者就算遠離家園，也難以迴避都市原住民的問題，大社會給予的原教使命如影隨形。在身分（原住民）與角色（教育工作者）之間反覆矛盾與掙扎之後，選擇堅持初

原住民教師的生命歷程，伴隨政策潮流滾動，彷彿在真實與虛幻之間擺盪。在身分與角色之間掙扎之後，有人選擇堅持初衷，有人選擇轉換跑道，更多人投入原教的行列。許多教師致力語言與文化的推動，不但認真，而且從未間斷，可謂「一生懸命」。



衷的人有多少？產生轉折的人又有多少？是什麼原因讓工作穩定的在職教師轉行？是什麼原因讓某些原本不是教師的原住民躋身民族教育的行列？

這些疑問，回過頭來，還需由原住民教師捫心自問，才可能得到解答，「走上這條路，是個性使然？還是環境所逼？」

一生懸命 推動語言與文化

無論是內部的或外在的因素，都造就了各式各樣的原住民教師。他們大多具備一個共通點：「運用自身的力量與教育資源，讓原住民學生有尊嚴」，幾乎成為命定的責任。

原住民學生需要接受民族語言與文化能力的考驗，那麼原住民教師呢？

大多數原住民教師的現況，可以用「一生懸命」來形容，這個詞要用日語表達：いっしょうけんめい（isshoukenmei），猶如戰士抖擻出征，既沈重又莊嚴。縱使遭遇人生轉折、角色掙扎、政策變遷、時代進步，原住民教師們致力語言與文化的推動，不但認真，而且從未間斷。

這些教師人生的劇終，是否將如《人生如夢》的結局一般，「該贏的都贏了？」，或許一切尚在持續做夢當中，他們心中迴盪著一句電影名言「不要想著贏，要想不能輸」。◆